

名
人
大
传

張 良

传

ZHONG GUO GU DAI

MING REN DA ZHUAN

GREN DAZHUAN

名人大传

张 良 传

宋大川 编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出身世家	哀叹国运	(1)
秦灭韩国	公子立誓	(10)
图穷匕现	淮阳拜师	(17)
得遇奇士	寻刺暴君	(26)
椎击始皇	邳桥拾履	(34)
结交项伯	驰道狂言	(42)
二世暴政	戍卒举旗	(50)
刘项发难	良伯起兵	(59)
初会沛公	辅佐韩成	(68)
定陶兵败	北上救赵	(78)
刘邦西征	张良献策	(87)
章邯降楚	沛公伐秦	(95)
攻入咸阳	还军霸上	(102)
项羽入关	司马告密	(110)
鸿门涉险	应对自如	(117)
霸王分封	子房谋汉	(126)
惜别故友	远送汉王	(134)
彭城逼威	汉中拜将	(142)
计定三秦	隐士出山	(150)
项羽中计	刘邦得势	(159)
陈平投汉	楚汉交兵	(166)

名

人

大

传



张良传

霸王回兵	魏豹叛汉	(174)
张良荐将	韩信出兵	(182)
招降英布	驳斥郦生	(190)
范增出走	纪信救主	(198)
围魏救赵	卷土重来	(206)
带伤慰将	巧言说齐	(214)
囊沙断流	顺水推舟	(221)
韩信拒谏	楚汉议和	(228)
会师垓下	自刎乌江	(236)
刘邦登基	廷论得失	(244)
杀一敬百	布告万民	(253)
鸟尽弓藏	谢病不朝	(262)
众将谋反	雍齿受封	(272)
太子风波	吕后求策	(280)
高祖出征	重托留侯	(289)
商山四皓	弥祸无形	(297)
脱尘弃世	仙游四方	(304)

名

人

大

传



出身世家 哀叹国运

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大约四五千年前，在中国大地上，终于揭开了中国阶级社会的序幕，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夏朝约经历了四百余年，之后又经历了约五百年的商朝，大约三千年前，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三个奴隶制大国——周朝。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巩固新生的政权，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实行了大规模的分封。那些被封的诸侯尊周天子为其主，按时朝觐纳贡。分封制确使当时的社会得到稳定的发展。可是好景不长，到周厉王时，阶级矛盾就空前激化，甚至在公元前841年，还发生了国人暴动。这时，西方的犬戎又乘机入侵，迫使周平王于公元前771年将国都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

国都东迁后，周王室的元气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衰败。那些原来被封的诸侯王们，开始各行其是，后来甚至完全把周天子撇在一边，变成了一个个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富国强兵，发展实力，竞相招募名士，实行变法，终于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而为了争夺地盘，抢夺财产，诸侯国之间又不断征战，割据称雄，相互兼并，使原来的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合并成了十余国。十余国间更是连年征战，史称“战国时期”，其中较强的是秦、楚、齐、燕、赵、魏、韩，被称作“战国七雄”。七国间的征战不仅更加频繁，战争的规模更

名
人
大
传



是空前，兼并的性质也更明显。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兼并战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公元前350年初春，春风吹绿了黄河两岸，人们已开始在田间繁忙地耕作，大地又恢复了生气，可是，韩国的国都郑（今河南新郑）还是死气沉沉。

这韩国原是从春秋时的晋国中分出来的，其疆域最初在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后来扩大到河南省的中部。国都也曾多次迁移，公元前375年，最后才定都在郑。

韩国的东方和北方是比韩国强大得多的魏国和赵国，西方是虎视眈眈的秦国，南方是不断开疆拓土的楚国。它境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经常受到邻国的攻击。多年来，韩国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走过来的。如今当政的韩昭侯倒不是个暴君，也不是个昏君。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很想挺起腰杆，像个国君的样子，很想像别国那样，重新造一座气派的王宫。可是一想到敌国大兵压境，他就不寒而栗；一想到乱糟糟的王宫，他就免有些气馁，甚至痛恨自己无能。他不仅感到自己比其他国君矮半截，就是在自己的臣民面前，他也觉得惭愧无比。一想到这些，他就心烦意乱，彻夜难眠。做国君的是这种心态，国家怎么会生气呢？

这天，韩昭侯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宫中，相国开地突然前来拜见，说有要事禀报。韩昭侯不假思索，立刻传令进宫。开地与周天子同姓，都姓姬。虽说他年纪还不算老，可是进宫辅政也有些年头了。他老实巴交，没有什么奇才，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政绩，但他倒是尽心国事，为人正直，所以国中遇到事情，韩昭侯总是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现在见他突然进宫，便问道：“爱卿有什么事吗？”



“臣发现大王近日总是闷闷不乐，甚是忧虑。”开地说。

“让你说对了，我已经有两夜没有合眼了。”

“又是因国弱民困、敌国入侵而忧虑吧？”

韩昭侯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可是又一想，作为一个大臣，能和自己说说心里话，这也是难得。他今天突然进宫，说不定还有什么高见呢，于是就如实说道：“从先祖立国以来，我们韩国算来已有一百年了。我们的历代先君可谓尽心竭力，可是国家硬是没有强盛起来；寡人继位以来，可谓是礼贤下士，可是臣民们硬是不把寡人放在眼里。我们国内是这般样子，周围又都是虎狼之国，经常夺我土地，抢我财物，搞得我们人心惶惶。寡人多次召集群臣，共商退敌之策。有的大臣主张割地求和，可是敌国的贪欲是无限的，而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割地求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你倒是主张武力御敌，可是以我们的兵力，能和哪个国家相抗呢？只要一想到这些，我就食无味、寝不安。”

开地见国君如此坦诚，于是就大胆地将今天进宫的目的和盘托出：“卑臣有个要好的朋友，叫申不害。这人虽然出身卑贱，但非常关心国事，而且很有见地。近日卑臣谈到大王闷闷不乐时，申不害直言不讳地说：‘大王这是在为国事操心。大王能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然而他又认为，国家的危、亡、乱，主要的不是来自敌国。做小民的总是牢骚满腹，做臣子的只是相互埋怨，做国君的只知唉声叹气、优柔寡断，这才是最危险的。”

“说得好，继续说下去。”韩昭侯听着，一下子打起了精神。

开地接着说：“申不害提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上下团结，

3
人
大
传



张 良 传

振奋精神，而且要首先从大王做起。”

“好！不过你再说具体些。”韩昭侯显出非常兴奋的样子。

开地说：“申不害识文断字，读过不少书。他说《诗经》中有一句话：‘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意思是说，国君要有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勤于政事。只要大王不再整天唉声叹气，大臣们就会振作起精神来。他还引用《诗经》中的话说，国君要‘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就是说，大王要把庄重威严的举止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大王的举止庄重威严了，臣民们还敢牢骚满腹、胡言乱语吗？而要做到庄重威严，就须谨言、慎行，大王的一言一行都应有一定的用意。长此下去，臣民们对大王就会产生敬畏的心理，对大王的一举一动就会非常在意。这样一来，政令不就通了吗？各级官吏都尽心国政，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

名 人 大 传

韩昭侯听了，连声赞道：“申不害这人不简单，说的确有道理，能把他叫来让我见见吗？”

开地满口答应，第二天，就领着申不害来到王宫。在韩昭侯面前，申不害不卑不亢，侃侃而谈，有条有理。韩昭侯听了，更是赞叹不已。

“相国今日给我举荐了一个奇才，立了一大功啊！”于是当即任命申不害为左相，与开地共同帮助他治理国事。

韩昭侯对开地和申不害非常信任，而且事事照着他们说的去办。一次，韩昭侯命侍从把他的一条旧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说：“大王也太小气了。一条旧裤子，随便赏个人算了，还何必收藏起来呢？”韩昭侯笑笑说：“这你就不懂了。我的两个相国常说，国君皱一下眉头，或者轻微地一笑，都须有一定的用意，何况是送一条裤子呢？你务必把它收藏好，我将来要赏给



有功之臣。”

韩昭侯不愧为一代明君，开地、申不害也不愧为贤明的大臣。在他们的治理下，短短几年，韩国军政就大有起色，邻国好多年没敢再轻易进犯。

韩昭侯死后，开地仍为相国，辅佐相继继位的宣惠王、襄哀王。开地死后，他的儿子姬平又担任相国，辅佐继位的釐王、桓惠王。这时，韩昭侯时的中兴已经成为历史，韩国又重新沦为大国攻击的对象。

韩国虽然岌岌可危，可是辅佐了五代国君的相国家，却是一天天气派起来。相国府第的朱红大门，与王宫的门楼差不多，高高的围墙，让人望而生畏。府第内，雕梁画栋的房舍组成一个个别致的庭院，整个庭院的后面，是个幽静的大花园，三百多名男仆、女婢，井然有序地在府第中忙碌着。

别看这个府第如此豪华、幽静，好似世外桃源，可它的主人——当今的相国姬平，心情并不悠闲。他没有心思去欣赏这美景，没有精力再去享受他的人生。他接替父亲开地，又做了一辈子相国，如今已经老了，老得行动都很不方便了，但他的神志倒还清楚，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了如指掌：北边的赵国自从变长袍大褂为短衣紧裤，又将车兵改为骑兵以来，国家强大多了；东边的魏文侯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废除世卿世禄，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也使国家强盛起来；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更是一天天强大，强大得简直让人谈虎色变。而当今的韩国却越来越不景气：桓惠王整日沉湎酒色，不问国事；大臣们都竞相置办家产，不思国事。自家的家产是几代人才经营起来的，可是眼下自己已经老了，不知哪一天就要归天，而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还小。他们能把这份家业保住吗？一



3
人
大
传



张 良 传

想到这些，他就心烦意乱，就觉得有好多话需要说，有好多事需要嘱咐。

姬平躺在床上，把大儿子叫到跟前。

依照血缘，姬平的儿子自然姓姬，而两个儿子的具体名字，史书中均无记载。不过需要提前说明一下，就是姬平的这个大儿子，后来曾招募壮士，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为躲避官府的缉捕，他改名张良（字子房），以后又做了刘邦的谋士，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对这样一个做出经天纬地业绩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可妄加演义，现在只好先称其为“姬公子”吧。

姬平把公子叫到床前，有气无力地说：“你也快十岁了，该懂事了，以后不要再总是贪玩。”

“是。”姬公子垂手站在父亲床前，低声答着。

“看来我们的国家难以保住，被强秦灭掉是迟一天早一天的事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你不要忘记自己是韩国人，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不要忘记报仇。”

“是。”姬公子答应着。

“不过要报仇，就得有真本事。而要有真本事，就要尊敬长者，虚心讨教。我们家世代为官，也积攒了些家业。这家业，如果能保住，当然很好，但我想，如果国家亡了，家业还如何能保得住呢？唉，尽力保吧。”

“我听大人的。”姬公子说。

“还有，王司徒为人正直、忠厚，我们共事多年，关系甚好。他愿与我家结为姻亲，我已答应下来。他的小女聪明伶俐，只是身体瘦弱些。将来你们完了婚，要和睦相处，并照顾好弟弟。”

张 良 传



“记住了。”

别看姬公子年岁不大，但很懂事，对父亲的嘱咐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姬平看到已经懂事的儿子，心里踏实了许多。又过了几个月，年老的相国终于撇下纷乱的国事，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相国姬平去世不久，他辅佐了多年的桓惠王也告别了他那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自己的儿子韩王安。

韩王安即位后，邻国赵、魏自顾不暇，与韩国间基本是相安无事，只是西方的秦国越来越咄咄逼人了。

这秦国，本是东周初年周平王时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国都最初在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礼县东北），当时的疆域主要在今甘肃东南部和陕西西部的渭水流域，后来逐渐吞并西戎各部，向东扩展，公元前 677 年，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到战国时，秦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秦孝公时采用商鞅的变法主张，使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公元前 350 年，还把国都迁到了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秦国自建国以来，已有五百多年，经历了三十一代国君。公元前 246 年，第三十一代王秦庄襄王病死，十三岁的太子嬴政做了国王。强邻易主，终究是个改善关系、扭转被动挨打局面的难得机会，但通过什么办法实现这一愿望，韩国大臣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说：“前些日子，魏国的信陵君率五国之师，在河外（今河北南部）把秦军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而逃，信陵君率师一直追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真是威震天下。以此看来，秦国固然强于我国，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应与赵、魏等国和好，甚至联合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坚持抗秦。”有的说：“山东六国中，我们韩国最小，而且紧靠着强



张
良
传



三

人

大

传

秦。在目前形势下，武力抗秦，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大臣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韩王安本来就是个毫无作为、只知享乐的国君，在这种局面下，他只是看看这个大臣，望望那个大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宫中激烈地争论了一阵，热闹了一阵，又一下子变得沉默了，冷清了。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大臣打破僵局，一字一板地说道：“秦国是虎狼之国，贪得无厌，它不仅想吃掉我们韩国，而且要把整个山东六国全部吞掉。我们单独抗击，确是以卵击石；联合抗秦，这办法苏秦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实行了，结果并没有阻止住秦国的东侵，所以以臣之见，还是与秦以和为上。但又不能以割地求和，因为那是慢性自杀。目前秦国新王刚继位，我们不妨前去祝贺，这就可化干戈为玉帛。另外，这些年来，秦国连续大旱，粮食歉收，我们可顺便派去工匠，帮助秦国兴修水利，他们肯定高兴。我们派去的工匠，表面上是帮助秦国兴修水利，真正的目的是要耗费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秦国既与我们和好了，同时又失去了对外征伐的能力。”

“好计，好计！”大臣们紧皱的眉头又舒展开了。韩王安见大臣们一致赞成，也就欣然同意。姬公子这时已成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虽然他没有接替父亲的相国之职，但也没有回到原籍颍川城父（在今安徽亳县东南），而是谋了个国王侍从的差事。又由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所以非常关心国事，还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当今的王相国，也经常受到姬公子的拜见，二人甚至成了忘年之交。

这天，姬公子来到王相国家，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问道：“听说我们国家派水利工匠到秦国去了？”

“是的。不过这真正的目的不是去修水利，而是要消耗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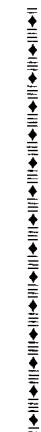
国的国力。”

姬公子猛地跺了一下脚，不自主地摇起来：“失策，失策！天大的失策！”

姬公子急得简直有点说不上话来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说道：“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秦国没有急于东进，还不是因为连年干旱，粮食歉收，国力还不够雄厚？在这种形势下，派工匠去帮助人家兴修水利，这是在帮强秦的大忙啊！而且帮了强秦的忙，它还要怪罪我国动机不纯，成为攻伐我国的借口。以此看来，这不是亡国之举吗？唉，韩国气数已尽，灭亡为时不远了！”



名
人
大
传



秦灭韩国 公子立誓

且说韩国派去的水利专家郑国来到秦国后，立即受到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接见。接着就是勘察地形，访问名士，制定方案，并把几万名秦国青壮年组织起来，投入到了开挖渠道的工程中去。

果然不出姬公子所料，经过几年的努力，一条连接泾水与洛水、长达一百多里的大型灌渠就凿通了。它虽然耗费了秦国不少人力、物力，使秦国几年之内无暇向外征战，但关中地区却因此而解除了干旱之苦，粮食连年丰收，秦国变得更加强大。人们对工匠郑国感激不尽，把这条灌渠亲切地称作郑国渠。身为韩王安侍从的姬公子，一直注视着秦国的动态，担心着国家的命运。一天，突然从秦国传来消息说，已满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冕典礼，从此开始亲理国政了。

“这嬴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姬公子在心里嘀咕起来。

没过几天，姬公子又听到消息说，秦王刚理国政，就平定了一次宫廷叛乱，还禁闭了他的母亲，罢了丞相吕不韦的官。

“看来这位新秦王有胆量，有气魄，也有着数，不是平庸之辈，有可能他要影响整个天下了。”姬公子这样想着，不禁为韩国捏着一把汗。

又过了几天，从秦国传来韩国工匠郑国被逮捕的消息，而且据传，秦王嬴政还冷笑着对郑国说：“你来秦国虽怀歹意，但终究将渠建成，为秦国立了一功，我是不杀你的，而你们那

张 良 传



个愚蠢的韩王是有罪的，我要让他亲自吞下他种下的苦果！”

当听到这一消息时，姬公子真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蒙了，好像百万秦军已经打了过来。

已是深夜了，姬公子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又来到了王相国的住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当初派工匠的用意，已被秦王识破，派去的郑国也被关进秦国的监牢。”

“我也听说了。”王相国无可奈何地低着头回答。

“看来秦国要对我们大举进攻了。”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不是又把几座城献给秦国了吗？”

“贪婪的秦王是要把整个韩国吃掉，进而吞并整个山东六国，那几座城他怎么会放在眼里！”

“前些天，我们不是还让名士韩非出使秦国请求两国和好吗？不知进展如何？以相国看，韩非的这次出使能成功吗？”

不提韩非便罢，一提韩非，王相国脸上的愁容又添了一层。既然国家已到了这般地步，姬公子又是前相国的公子、如今的国王侍从和自己的知心好友，王相国于是也就把长时间憋在心中的话全都吐了出来：“提起韩非，我还有些对不住他呢。他是大学问家荀子的学生，虽然口吃，不善言谈，但学问很深，特别是精通法家刑名之说，写出的文章也很漂亮。这些年来，他看到咱们韩国日渐衰弱，认为是大王没有举用贤才，治国没有讲究法制。为此，他多次给大王上书，指出不要言必称尧舜，不要事事以先王的法度为准绳。他还讽刺说，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是守株待兔。他提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有完备的法律；其次是国君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要有驾驭群臣的手段。你想，我们大王的那股慾劲，怎么会按韩



三

人

大

传



张 良 传

非提出的那套去办呢？我也觉得韩非的那些主张有些不近人情，没有为他说话。为此，他非常悲伤和气愤，还专门写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发泄他的不满。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都主张法、术，但论二人的本事，李斯远不如韩非。可是人家秦王重用了李斯，使国家日益强盛起来，而我们……唉，晚了，一切都晚了。”王相国停了一会儿，又深为忧虑地说：“秦王虽然很残忍，可是对法家刑名之说很感兴趣，对主张刑名的人格外器重。如果韩非被秦王留下，那就更糟了。”

“韩非还会亲自领着秦兵，来攻打自己的国家吗？”姬公子有些不解地说。

3

“他为秦王出谋划策就不得了了，还用得着亲自领兵吗？”

人

“如果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怎么对得住祖宗？还怎么算得上韩国的臣民？”年轻气盛的姬公子越说越气愤，“谁胆敢灭掉我们韩国，我就不让他好死！”

大

“这话可不要乱说！”王相国打断姬公子的话，“以我看，我们国家被秦国吞灭，是早晚的事，大局已定，到时候还是谨慎些为好。”

传

且说韩非来到秦国，不出王相国所料，果然引起秦王嬴政的兴趣。而怀着对韩王安满肚子怨恨的韩非，也想乘机在秦国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华。为了得到秦王的重用，他迫不及待地给秦王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现今秦国的疆域方圆数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森严，赏罚公平，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卑臣冒死渴求见大王一面，想说一说破坏各国联合、使秦国统一天下的计策，您若采纳了我的计策而不能灭亡六国，我甘愿受死。”



卷之三

名
人
大
全

秦王嬴政前几年就曾看到过韩非写的《五蠹》、《孤愤》、《说难》等文章，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这些文章写得多好啊！我要是能够亲眼见到韩非这个人，并且跟他交往，死也不遗憾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无比仰慕、日思夜盼的人，今天竟找上门来了。他手捧韩非的信，匆匆读了一遍，脸上顿时露出满意的笑容，高兴地说：“传令韩非进宫，寡人要见他！”

站在一旁的廷尉李斯听到这话，脸颊立刻变得像紫茄子一般。他眼珠子转了两转，神秘而严肃地对嬴政说：“韩非的确很有才干，可他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今大王要吞灭六国，作为韩国贵族子弟的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效命的。他即使暂时归顺了我们，也不会死心塌地为我们卖力，这是人之常情啊！”

“是这个理儿。”秦王边说边点头。思索了一会儿，也没有想出个办法，便问李斯：“以爱卿看该怎么办呢？”

李斯毫不犹豫地说：“韩非学识渊博，才能超群，不是平庸之辈。这样的人留在秦国，早晚是个祸患，放回韩国，又无异于放虎归山。以臣之见，不如把他监禁起来。”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我的意思是先找个罪名关起来，然后再找个罪名，杀掉了事。”

秦王嬴政把手一扬，说道：“好主意，就按爱卿说的办！”

忌妒心极强的李斯见秦王答应了，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立即下令以间谍的罪名，把韩非关进牢中。

一向刚毅、果断的嬴政虽然执政刚刚几年，可是通过他的金口玉言处死的臣僚、百姓，已不计其数，现在要处死一个名士，这本是区区小事，可是在处理韩非这件事上，却出现了意